

禮
記
附
記
一



禮記附記
一



212
1

禮
記
附
記
一

翁方綱 著

中
華
書
局

212/2/3/1

22
1

禮
記
附
記
二

翁方綱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禮記附記 二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禮記附記

此據畿輔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禮記附記卷第一

大興翁方綱

陸氏釋文曰。此記二禮之遺闕。故名禮記。謹案鄭氏目錄。盧氏解詁以來。皆以三禮爲總目。故陸氏序錄並序述三禮音義。而以禮記爲記周禮儀禮之遺闕也。竊謂禮以記名。實自儀禮之記來也。朱子曰。儀禮是經。禮記是解儀禮。如儀禮有冠禮。禮記卽有冠義。儀禮有昏禮。禮記卽有昏義。以至燕射之禮。莫不皆然。蓋儀禮禮之根本。而禮記乃其枝葉。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。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。朱子此說實禮記之發凡。可以正陸氏說也。若謂記周官禮之遺闕。似未切爾。

孔氏疏曰。孔子沒後。七十二子之徒。共撰所聞。以爲此記。或錄舊禮之義。或錄變禮所由。或兼記體履。或雜序得失。故編而錄之。以爲記也。中庸是子思伋所作。緇衣。公孫尼子所撰。鄭康成云。月令。呂不韋所修。盧植云。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。其餘衆篇。皆如此例。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。謹案孔疏此段。乃禮記之總目序錄也。其以諸篇有周末及漢初人所記。而統系於七十二子之徒。以該攝之耳。隋書經籍志曰。漢初。河間獻王。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。獻之時無傳之者。至劉向考校經籍。檢得一百三十篇。第而序之。是其事也。

曲禮

篇首述曲禮曰。蓋古曲禮本有其篇。而此記撰錄之也。毋不敬三字一句總挈。下三句則申之也。思辭哉。皆韻。如古箴銘也。

若夫二字。鄭氏注自爲句。解作丈夫。固謬。然劉原父謂取大戴禮文。失刪此二字。其實此篇諸條。亦偶以提掇敘述之。下文夫禮者另提。禮字另提。是以另提。皆此類。不好狎。草廬吳氏謂歡好至於褻狎。不若陸氏釋文爲得之。

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。朱子從陸農師聖人作爲句。雲莊陳氏集說用之。然樂記。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。聖人作爲執鼓柷敔。句法正與此同。而陳氏不以作字爲句。此當仍從舊本。不以作字爲句也。朱子又從陸農師人生十年曰幼爲句。學字自爲句。以下諸句皆然。按此於諸句亦皆可通。惟百年曰期。頤鄭氏注云。期猶要也。言要盡養道而已。疏言要求親意而盡養道也。此則未可以期爲句矣。朱子謂期。居宜反。周市之義。謂百年已周。此則又別一義耳。雲莊陳氏用朱子句義。而期字不云居宜反。此仍當以舊讀爲正。

童子不衣裘裳。程子曰。裘裳。成人之服也。義最正大。所以爲禮經也。若鄭氏注。裘大溫消陰。則是幼科醫書矣。

拾級鄭注。拾當爲涉。聲之誤也。陸釋云。拾音涉。孔疏云。拾。涉也。涉等聚足。謂前足躡一等。後足從而併之。按孔疏以涉訓拾。則與鄭注涉字聲誤爲拾者稍有間矣。拾涉音雖相近。然竟以爲音近致誤。則鄭氏果

於自信矣。雖仍其本字而申言之。其誤究宜慎也。鄭注此類極多。姑發其凡於此。○凡說經者。以訓義言。則容有後師之推測。以形聲言。則豈容讀者之僭易乎。若鄭氏之某讀爲某。某譌爲某者。雖仍存經之本字而附綴於下。然此等處直謂之改經可也。豈以鄭氏大儒而必曲爲諱之。

以箕自鄉而扱之。鄭注。扱。讀曰吸。謂收糞時也。陸依鄭。許急反。斂也。孔疏。必讀扱爲吸者。以其穢物少。吸然則盡。不得爲一扱再扱。故讀從吸也。詳此疏。申鄭義。似以扱爲收斂之多。而吸爲收斂之少歟。然此經本無糞塵多少之義。何由而云穢物少乎。按說文。扱。楚洽切。收也。从手。及聲。廣韻。取也。獲也。舉也。引也。據此。則扱音楚洽切。音義俱不須改。而必讀吸者何哉。自仍以楚洽切爲正。

奉席如橋衡者。必古有是語。鄭注。櫟。櫟低昂語。亦有所承耳。豈若雲莊集說以橋衡分二義對言乎。此則後人臆測之弊。

先生書策琴瑟在前。坐而遷之。戒勿越。鄭注。戒勿越。廣敬也。語渾。未詳。陳氏集說云。戒慎不得踰越。或謂陳氏似演說太過。恐無踰越之理。然古人皆席地而坐。則偶值先生諸物當所行之地。亦容或有之。陳說是也。但既當所行之地。則他人之書策琴瑟在前。亦豈可踰越乎。所以疏言坐通名跪。跪而遷之。則鄭注當云。坐而遷之。廣敬也。敬在坐遷。非專指勿越也。

剋說。剋。从刀。說文作剋。絕也。鄭注。剋。猶擊也。是截取之義。或作力旁者。非也。力旁之字。訓勞義。非此字也。此宜從說文。子小切。而陸氏釋云。初交反。一音初教反。恐陸氏因从力之字。一音巢而誤耳。集韻乃以剋

勦俱入初交切。而以訓勞義之勦。獨入子小切。是又因釋文之誤而益誤者矣。胡氏銓援春秋傳襄二十五年杜注。讀書未終。晏子抄答。易其辭。是謂勦說。而不知言各有當也。

父母有疾。冠者不櫛。行不翔。言不惰。琴瑟不御。鄭注。言不惰。憂不在私好。惰。不正之言。疏。言不惰者。惰。譌不正之言。憂不在私好者。好。謂華好。言語戲劇。華飾文辭。故云不在私好。按此注疏二層。當合觀之。蓋惰之云者。猶言慢易耳。且合上下句詳之。則不惰之義明矣。

有憂者側席而坐。注。側。猶特也。憂不在接人。不布他面席。疏。按聘禮云。公側受醴。是側猶特也。陳氏集說。側席。謂偏設之。變於正席也。謹按。聘禮。公側襲受玉。賓出。公側授宰玉。又曰。公再拜受幣。賓出。公側授宰幣。又曰。迎賓以入。揖讓如初。公升。側受几於序端。又曰。賓以几辟。北面設几。不降階。上答再拜。稽首。宰夫實饔以醴。公側受醴。疏。側。猶獨也。此聘禮言公側受者。似未得援以證此特義矣。呂氏大臨曰。側席。坐不安也。此與陳氏說相近。但所謂坐不安者。亦非謂偏設其席也。蓋心懷憂戚。則身不敢居席之正中。以見貶損耳。漢書陳湯傳。谷永上疏曰。楚有子玉得臣。文公爲之仄席而坐。師古曰。春秋僖二十八年。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於城濮。楚師敗績。而文公猶有憂色。曰。得臣猶在。憂未歇也。禮記曰。有憂者側席而坐。蓋自貶也。愚按。顏注云。自貶。深合此經之義。若以側訓特。於義未備。且即以疏引聘禮。側訓獨也。竊謂曲禮之側坐。當言自貶。則聘禮之側襲。側授。側字義亦當言自謙。不當以獨言矣。

水潦降。不獻魚鼈。一說。謂水潦降。則水深。魚鼈難取。一說。謂水潦降。魚鼈豐足。不饒益其多。陳氏集說。取

豐足之說。謂水涸魚鼈易得。按水潦降。經有潦字。則非水涸之謂矣。此以魚鼈難取爲是。鄭注。不饒多也。謂水潦降。則魚鼈不能增多。非孔疏不饒益其多之義。

獻粟者執右契。獻米者操量鼓。米云量。粟云契者。或以爲互義。非也。孔疏。米可卽食。爲急。故執量。粟可久儲。爲緩。故執契。此謂米可卽食。故執量。是也。然以米粟分緩急。則亦非也。蓋粟是稻粱之屬。自田間來。甫登於場者。故執契也。米。去穀者。則於人食近便。故操量耳。

獻田宅者操書致。孔疏云。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。本不屬民。或有重勳。爲君上所賜。故得有獻。呂氏大臨曰。鄭伯假許田。春秋譏之。此必周衰變禮。按呂說是也。孔疏曲爲之說。豈以此經盡是周初姬公所制曲禮乎。若果以曲禮諸條。竟皆周初之制。則周公制禮。去武王斥殷紂玉杯象箸。曾幾何時。而飲玉爵者已著於禮矣。此在記禮者各有所承。固不必一概論耳。

上條云。接下承弣。注謂承弣卻手下條又云。受弓劍者以袂。疏謂不露手取之。蓋受弓劍者以袂。此句特因上句受珠玉者以掬而言。惟受弓劍乃可以袂接受耳。言固各有當也。

急繕其怒。鄭注。繕。讀曰勁。言堅勁軍之威怒。象天帝也。陸釋依鄭音勁。孔疏。勁。利也。則直以繕爲勁矣。鄭於夏官繕人亦云。繕之言勁。不知何所本也。鄭又謂象天帝。則經無此義。又不知其何所本矣。豈本王莽傳威斗歟。

日而行事。則必踐之。鄭注。踐。讀曰善。聲之誤也。釋文。踐。依注音善。王如字。云履也。疏亦兩從而解之。云卜

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。此視鄭說勝矣。不知鄭氏何以必云聲誤也。然觀此云聲誤。則其繕讀勁之類。並無聲誤可言者。其出意改可知矣。

左右攘辟。辟音避。則攘不得云古讓字。於避義複出矣。鄭云。或謂攘。古讓字。則可見鄭氏注禮時。亦偶有二說相參。未能確實者也。而其他處斷爲某讀某者。果盡可據乎。

下卿位。鄭注。卿之朝位也。君出過之而上車。入未至而下車。孔疏。卿位。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。燕禮。大射。卿大夫門右北面。公降階階。南嚮爾卿是也。今謂尋常出入。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。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。若迎賓客。則按樂師注云。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。反降於階之前。或可下卿位。是諸侯禮。樂師據天子禮。按孔疏。援樂師注泥矣。詳此所云卿位。非路門內之卿位也。第謂庫門以外。三槐九棘之下。州長百姓皆得而至者耳。孔氏既云此以下明雜敬禮。而又謂君子是指人君。則無怪其援引之多泥矣。鄭注謂君過之。非也。試思人君過卿位爲之下車。則於卿亦當下車矣。君爲卿下車。有是理乎。此一節。故君子式黃髮。下卿位。入國不馳。入里必式。皆謂尋常人。非指人君也。君子泛論之稱耳。入里必式。謂其所宅之里。卽維桑與梓。必恭敬止之義。亦不得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。

夔拜。鄭注。夔則失容節。夔猶詐也。孔疏。夔。挫也。一云。夔詐也。此以鄭訓詐義附於後。猶之陸氏釋文。夔子臥反。又側嫁反。周旋。鄭注耳。鄭未言音詐。陸更失之。

大夫則綏之。鄭注。綏。讀曰安妥之。謂下於心。孔疏。國君降於天子。故臣爲奉持器與心齊。大夫又降於諸

侯故其奉器下於心。此孔疏申鄭義。故以國君大夫遞降言之。然此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。國君則平衡。上衡平衡遞言可耳。大夫綏之與國君平衡。斯無庸遞言矣。綏之原不必因上句衡平於心而言之也。卽如上二句。鄭謂上衡高於心。衡與心平。亦第借心爲義以形容之。非此經果以心爲節度也。妥之謂下於心。此句已無所據。而况謂提之又在綏下。其又可泥乎。綏之讀妥。鄭氏亦不言所據。陳氏乃云。綏下也。徑以下訓綏可乎。

還辟再拜稽首還辟不敢答拜還辟注無解。孔疏陸釋皆曰。逡巡也。辟婢亦反。陳氏集說旣音闕而又云退避則無定見矣。此經無退避義。

孔疏引崔靈恩云。古者帝王生死同稱。生稱帝者。死亦稱帝。生稱王者。死亦稱王。今云措之廟立之主。曰帝者。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。記者錄以爲法也。按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之時。上距鄭注時三百餘年。而其言如此。則鄭君注禮豈不知其爲作記者之語乎。乃曰同之天神。特未肯質言之耳。此條卽作讀禮記之發凡可也。鄭注登假若僊去。僊字見於經傳可乎。○崔云記者錄以爲法。愚謂法字尙不甚可通。當云記者錄以備禮制也。三禮義宗之書。昔聞臨川李氏有舊寫殘本。方綱訪諸李氏後人。則云檢之不獲。深爲悵然。

天子建天官。先六大。天子之五官。天子之六府。天子之六工。其綱目皆與周禮不同。故鄭注云。此蓋殷時制。鄭氏此言初無所據。蓋見其旣非周制。則自周推而上之。近惟殷耳。非果有殷時官制可證。故言蓋也。

鄭又云。大士以神仕者。按周禮春官以神仕者。在都宗人家宗人之後。疏云。序官注云。神士者。男巫之俊。知此神仕是巫。序官云。凡以神仕者無數。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。是特末技之流耳。豈足以充六大典司六典者乎。鄭於春官以神仕者。亦不援此曲禮大士也。而此注大士以神仕者。於義安屬乎。且此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冢宰也。而陳氏集說云。此六大者。天官之屬。亦不可通矣。當時記禮者。分條類記。未嘗明著其來處。後人何由以某經證某條乎。下句五官致貢曰享。鄭注援周官大宰之文。實亦不切合耳。○史記周本紀。古公作五官有司。注引禮記此條。鄭氏注。此殷時制。天子有后節。天子建天官節。宋槧本合爲一節。然天子穆穆節下。云天子之妃曰后。作記者不當隔數節始記妃后之義於此也。自注疏本及諸本皆不言及此。恭讀欽定禮記義疏云。天子有后一簡。當在天子之妃曰后節下。公侯有夫人節上。此當補入注疏集說諸本。

君子不親惡。注疏皆以爲總上天子不言出。諸侯不生名二句。然下文諸侯失地名。滅同姓名二句。亦正承此不親惡之義。此句是結束上下句義也。疏云。君子謂孔子書經。按此。則曲禮有春秋之略例。猶夫尔正之詰詩矣。或出七十二子之後所記也。蓋曲禮諸條非一時之語。

記禮者各舉其類。不比書詩諸篇。各具事地所由。此項氏安世固言之矣。曲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一段。鄭氏曰。此蓋殷時制。又於祭法七祀五祀一條云。謂周制也。鄭氏亦不言所據。而疏以爲此疑是殷禮。彼疑是周禮。鄭於曲禮言蓋於祭法不言疑。而孔氏皆以疑言。則所引祭法之爲周制。弗允於後儒。

之心明矣。

梁曰薌其注其辭也。疏曰語助也。釋文音姬。語辭。王音期時也。按此諸名義惟其作語辭於諸條爲不類。曰卒曰不祿。一以大夫士言之。一以壽考短折言之。蓋記者前後各記其稱謂之異。鄭注以後條又言從大夫士之稱非也。又此二句是記者別出此義補記於後。呂氏謂錯簡當在死寇曰兵之下亦非。國君視綏注綏讀爲妥。妥視謂視上於袷。疏妥下也。庾氏云妥頽下之貌。按此於執器綏之同是鄭氏以意改讀耳。古訓究無可攷。庾蔚之在齊梁前已不知其審矣。

大饗不問卜。不饒富。鄭注祭五帝于明堂。莫適卜也。疏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。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。不得每帝問卜。故鄭云莫適卜。總一卜而已。按此經言不問卜。則是不問卜。非總卜之謂也。且曲禮所記諸條皆以類相因記之。此條上承君命官朝府庫之言。下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摯。則此大饗定以方氏慤據郊特牲。大饗尚殷脩。天子饗諸侯之禮。謂之大饗。則以君饗臣。不須問卜。不須饒富。是當爲定說爾。鄭注以此大饗爲祭五帝。因於月令季秋注復援此以實之。孔疏云諸儒多以爲疑。故鄭執之。謂曲禮所云卽此也。孔疏言鄭執之者。則孔疏亦若以鄭氏爲自執已說。未必然耳。

檀弓

此篇記者因首節有檀弓免焉。故以名篇。非以檀弓善於禮而名之也。疏謂善檀弓能達禮。以爲篇目。此與陸氏釋文之記蓋皆唐以前讀者沿習之解。不可爲正訓也。

鄭氏目錄云。此於別錄屬通論。按此篇雜識喪禮凶禮。非通論也。鄭氏又以大傳屬通論。大傳蓋由喪服傳而推廣言之。此二篇皆當系於喪禮。不應別爲通論。臨川吳氏纂言。以此二篇皆屬喪義。是爲得之。鄭氏執喪服記。朋友皆在他邦。祖免。以解此檀弓免焉。非也。攷喪服記注。服無親者。當爲之主。每至祖時。則去冠代之以免。此經第言免。則非必援他邦爲主之義也。且此句在仲子舍孫立子之前。何由先知其非而必先自蹈於非禮乎。注又以微子舍厓立衍爲殷禮。孔子言立孫爲周禮。疏又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亦爲殷禮。皆演說耳。

季武子成寢一節。因合葬自周公之制。而記之在此。文卻以作開宕之筆。二三十言之文。而有數十百言之氣勢。古今文家所莫能措手者也。注疏家不知。而或以爲譏文過。或以爲善其不奪人之恩。又或譏不改葬而請合者之非孝。皆所謂癡人前說夢者矣。

鄭氏於記禮微別處。每言此殷禮。此周禮。未敢盡深信也。孔子曰。拜而後稽顙。顙乎其順也。鄭注。此殷之喪拜。稽顙而後拜。顙乎其至也。鄭注。此周之喪拜。孔疏申鄭義云。孔子所論。每以二代相對。故知此亦殷周相對。按此雖亦近演說。然下文云。三年之喪。吾從其至者。既言從其至。而於其順一層。不加譏斥。詳此語意。則上二項次第平列。似言二代之禮爲得之。雖無他文可證。殆不得概以鄭注爲演說矣。○顙。注訓順也。顙與順義不同。說文無顙字。當卽是隤字。隤。下隊也。是向下之義。故言順也。

胡氏銓謂孔子少孤。節疑在既得合葬於防節前。此泥於後人文字之次第耳。其實此篇各自分條記之。

不必泥此前後也。慎、張子讀如字。而前人亦言之未確。鄭注讀爲引，且必以禮家之讀實之，皆不足據。惟近日婺源江氏永鄉黨圖考一條，解此最精。今錄於此。曰：此章非記者之失，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。高郵孫遂人蓮孫著檀弓論文，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，常連讀爲句。蓋殯也，問于聊曼父之母，二句爲倒句。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，殯淺而葬深。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，因少孤，未得其詳，不惟孔子之家不知實土之淺深，以爲已葬也。卽道旁見之者，亦皆以爲已葬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，謂之浮葬，正此類。至是母卒，欲從周人合葬之禮，卜兆於防，惟以父墓爲疑。如其殯而淺也，則可啓而遷之。若其葬而深也，則疑體魄已安，不可輕動。其慎也。蓋謂夫子再三審慎，不敢輕啓父墓也。史記作蓋其慎也，尙不誤。不知鄭氏何以不照顧史記。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。由問於聊曼父之母而知之。殯，聊大夫而聊人親其役，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，是以信其言。啓殯而合葬於防，又解古也。墓而不墳一條，亦極當。曰：古人略於墓而詳於廟，於墓不墳不封，土高起，則無崩壞之虞。無修墓之事。夫子非不欲從之，自度不免從事四方，宜墳之易於識別，是以從今日封土爲墳之制。當封時，既崇四尺，先反而脩虞事，以餘功委門人。不料雨甚而崩也。其崩亦非先時築土之不堅，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。新土方成，驟雨淹漬，門人卽時脩之而後反，度其崩亦未甚也。夫子聞言驚惶，泫然流涕，而曰：古不脩墓，蓋古所以不脩墓者，以其不墳也。今不得已而墳，以墳之故而崩，以崩之故而脩。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古，因以見古者墓而不墳，古人自有深意存也。此章以古墓而不墳與古不脩墓爲起訖。後人不能細繹經文，乃謂孔子自傷其不能謹。